

## 踏青

黄德源

春风拂面暖浓浓，  
陌上青青绽野花。  
结伴寻春郊外去，  
欢声笑语满天涯。

## 听雨闲居

郑薇

细雨敲窗洗市器，  
阶前苔色上眉梢。  
一杯清茗闲听雨，  
半卷诗书度春秋。

## 惜春

郑招华

细雨纷纷言春短，  
和风缓缓咏柳长。  
莫因逝水悲华岁，  
且惜流年爱晚阳。

## 砼站春捷

沈頔昀

春潮涌砼站，捷报过千岑。  
料湿云遮日，车驰雨满襟。  
不辞泥路滑，未改匠心深。  
且待虹飞处，楼台拔地吟。

## 枇杷青时

“细雨茸茸湿楝花，南风树树熟枇杷。”枇杷生长时节的雨，总带着三分凉意七分润，落在扫墓的山间便化作薄烟，将旧坟新碑一并笼住。上山的路依旧泥泞不好前行，后头的小娃们牵着大人的手，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向前走着。油桐花落在草土堆里，被雨水泡得发胀。

我的老家多依山而居，祖坟隐在漫山遍野的枇杷林里。老宅后头有株老枇杷树，是爷爷临终那年亲手栽下的。而今十几年光景，青瓦屋檐下，仿佛总悬着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，在暮色里轻轻摩挲着未熟的果实。记得他总爱穿深灰布衫，蹲在墙根下侍弄树苗，皱纹里嵌着泥星子：“枇杷叶子能止咳，等树长成，你爸咳嗽的毛病就能轻些。”说话时春阳正斜，树影在他佝偻的背上流淌，恍若时光投下的温柔注脚。

我趴在青石板上清理苔藓，指尖触到砖缝里新冒的野草，忽然想起爷爷生前总说：“祖宗的屋檐要扫得亮堂，草木旺了，地下的魂灵才晓得阳间春深。”拔除坟头

周围的杂草时，湿泥沾在指甲缝里，凉意顺着掌纹往心里钻。供品里的青团还冒着热气，那是伯母天未亮就起身炊的。纸钱在火盆里蜷成金蝴蝶，灰烬乘着风往枇杷树上飘。老树枝上攥满青果，绒毛在雨里泛着鹅黄，伯伯哥哥们烧着金银纸叠的元宝，噼啪的火苗声宛如哀怨的乐曲，余音绕梁。

“棠梨花映白杨树，尽是死生别离处。”这句诗突然漫上心头，却应了这满山新坟旧冢间的枇杷青。雨丝里，我忽然觉得那些青果并非静止，它们正随着树枝轻轻摇晃，像是要把积攒了四季的话都说给风听。供果里的枇杷是去年腌的，琥珀色的糖浆裹着半透明的果肉。爷爷在时，总要等到头茬果熟透才肯尝鲜，说头茬果子沾着月华，能润到人心尖上。而今我望着满树将熟未熟的青黄，忽然懂得有些等待不必急于兑现——就像这树年年结果，而思念永远悬在将熟未熟的刹那。

下山时特意绕过后山潭。潭水倒映着龟山寺塔尖，涟漪晃碎了光阴。潭畔的野

枇杷都长到了水面上，青黄的果实看上去仍旧将熟未熟，斑驳的潭水泛起阵阵涟漪……我忽然想起爷爷临终时的画面，仿佛那欲言又止的嘴角，仿佛那老态龙钟的皱纹，混着枝头坠下的滴答声，在昏暗的帐幔里织成细密的网，那时他攥着我的手，掌纹比老树根还糙。

回到老宅，檐前又坠下几滴宿雨，伯母又在准备午间的饭点，父辈们又在交流近日的喜闻见乐，大伯把青团掰成块，挨个递到大家手里；堂哥捧着茶碗，倒茶唠嗑；姑姑往火盆里添了把柴，火光映得墙上的枇杷树影子直晃；小娃们嬉闹玩耍，追逐打闹，温暖的氛围倒也喜乐融融。

阳光漫过龟山寺的塔尖时，我看见最早的那颗枇杷染上了橘色。我把从坟前带回的野枇杷供在佛龛前。烛光摇曳中，青果渐渐泛起金晕，仿佛他当年藏在粗陶罐里的麦芽糖，总在夜深时渗出最温柔的琥珀光。清风掠过树梢，满树青黄便懒懒散散地洒落星光，而思念终于酿成了可以触碰的甜。  
(高伟峰)

## 清明，为生者点一盏灯

清明，雨落。

这雨下了千年，从杜牧的诗里一直下到今天。行人断魂，不是因为雨，是因为那根看不见的线——一头牵着逝者，一头牵着生者。

来到祖父的坟前，除草、培土、焚香、烧纸、祭祀。青烟袅袅升起，像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。祖父一生务农，大字不识几个，却把“忠厚传家”四个字刻进了子孙的骨头里。他常说：“人活一世，要对得起祖宗。”

这话朴素，却道出了中国人最深的情结——我们不是孤立的存在，我们是长河中的一滴水，前有源，后有流。

从祖坟回来，路过村革命烈士纪念碑公园，在沧桑的纪念塔上，镌刻着杨尚儒将军的题词：“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的先烈万古长青！”

松柏森森，墓碑无言。我停下脚步，这里安息着一些年轻人，他们没能活到白发苍苍，没能等到儿孙绕膝，甚至没来得及在父母坟前磕一个头。

他们走了。走得决绝。

“青松寂寂绕碑林，细雨沾衣似客心。烽火当年焚铁骨，春风此日抚瑶琴。山河已补金瓯缺，姓字长镌碧血深。莫叹英魂归杳渺，人间遍种自由荫。”读着这首诗，我突然明白，从祭祖先到祭先烈，从血脉传承到家国情怀，这是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完整版图。祖先给了我们生命，先烈给了我们安放生命的土地和国家。

而今世界并不太平。打开新闻，你总是听到或看到，炮火在中东土地上炸响，饥饿在非洲之角蔓延，病毒仍在暗处变异，难民的脚步踏碎了多少家园的梦。

地球的另一端，可能正有一个和我们同龄的年轻人，正在防空洞里躲避空袭。他看不见杏花春雨，听不见牧童短笛。他的清明，是废墟上的风声和死神的脚步声。

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，这一刻，我脚下的土地，忽然重了起来。

一眼望过田埂，看油菜花开得金黄灿烂。蜜蜂忙碌，燕子低飞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是和平的味道，是安宁的味道，是一个国家把战火挡在国门之外后，留给百姓的味道。

哲学说，存在先于本质。可我想说，有些存在，本身就是恩赐——比如生在国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更比如活在今盛世之中国。

一位老兵说过：“我们这一代人把该打的仗都打了，我们的后代就不用打了。”

……

雨又纷纷落下。

我撑起伞，往回走。路上给远方的爱人发了一条信息：“今天，我想起很多人。祖先、先烈、还有你。他们都让我知道，活着真好，爱着真好。”

她回了一个拥抱的表情。

是啊，清明节不仅是哀悼的日子，也是确认的日子——确认我们从哪里来，确认我们是谁，确认我们该往哪里去。

寻根问祖，找到的是血脉的源头；缅怀先烈，找到的是安身立命的根基；思念亲人，找到的是活着的温度。

和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有人用命换来的，是有人用肩膀扛着的，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日夜守望的。

作家苏心的文章曾写道：“哪有什么

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。”清明这一天，所有人都在为逝者点灯。我却想为生者点一盏灯——为那些负重前行的人，为那些守护和平的人，也为每一个普通而努力的自己。

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和平的国家，不是理所当然的。它是历史的选择，是先烈的馈赠，是每一个珍惜它的人共同守护的礼物。

雨停了，天边露出一角晴蓝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身后是祖坟，前方是家园。风吹过，带来花香，也带来若有若无的歌声——像是先辈的嘱托，又像是春天的回答。

清明，是结束，也是开始；是告别，亦是重逢；是死亡，更是新生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在这个和平的国度里，每一个清明，都是一场关于“活着”的哲学课。

辑此：

祭祖先，祭先烈，祭所有为我们换来今天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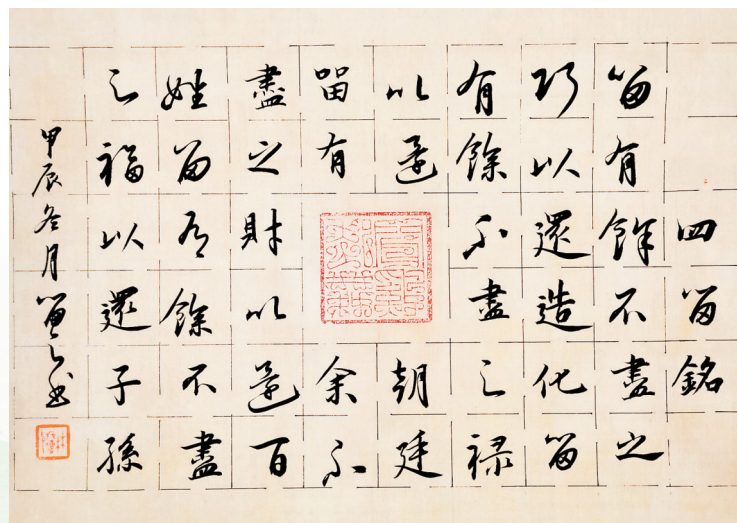
致自己，致和平，致这个不完美却值得深爱的世界。

然后，擦去眼泪，好好活着。

像祖先期望的那样，像先烈守护的那样，像这个春天重新盛开的那样。

(傅松华)

## 书画艺术



四留铭 林施传书